



2019-2020 中國語文教育學術研究論文大綱

科目編號:CHI4655

負責學系：中國語言及文化學系

學生姓名：謝甜

學生編號：

指導老師：朱慶之教授

論文題目

<宋代都城東京的文學想象與文化記憶>

字數：15473

Declaration

I, XIE TIAN declare that this research report represents my own work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Chair Professor of ZHU QING ZHI, and that it has not been submitted previously for examination to any tertiary institution.

Signed:

15/05/2020

目錄

一、緒論

原創聲明	-----	頁 2
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	頁 3-5
國內外文獻綜述	-----	頁 5-6
研究理論及創新之處	-----	頁 6
前人研究現狀及不足	-----	頁 7-8
文章框架	-----	頁 8-9

二、正文

緣起：為何選取北宋東京城	-----	頁 10-11
第一章：東京城下的士人群體的政治焦慮與炫學急進	-----	頁 11-15
第二章：東京城下的市民群像「奢侈則長人精神」	-----	頁 15-19
第三章：館閣文人的風雅和物趣—「魚」「蟹」「兔」作詩	-----	頁 19-24
總結	-----	頁 24-25
研究不足與反思改進	-----	頁 25-26

三、參考資料

學術著作	-----	頁 27
學術期刊	-----	頁 27
網絡資源及工具庫	-----	頁 28

宋代都城東京的文學想象與文化記憶

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美國學者 Richard Lehan 在《文學中的城市》認為：「城市建設與文學文本之間，有著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繫。因而，閱讀城市可以作為另一種方式的文本閱讀，既豐富了城市本身，也豐富了城市被文學想象所描述的方式。」

國內學者陳平原在〈文學中的都市與都市中的文學〉一文中提到：

「同一座城市，有好幾種面貌，有用刀劍刻出來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頭壘起來的，那是建築的城市；有用金錢堆起來的，那時經濟的城市；還有用文字描出來的，那是文學的城市。文獻資料、故事傳說、詩詞歌賦，這些文字建構起來的都市，至少豐富了我們的理想想象與文化記憶。」

城市作為居住環境，對文人的影響是深層次的，不僅影響他們的心態，也滲透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之中。孫遜在《在中國，為什麼要研究都市文化》中曾經提到：

「從歷史發生學的角度看，產生了城市也就產生了城市文化。在我國，早在先秦時代，就有大量有關城市的想象和描述。《尚書》中如實記載夏、商、周三代都城遷徙和新建的情形；《詩經》中涉及的有關周代都城建設和生活的場景，以及漢代以《兩都賦》、《兩京賦》為代表的吟詠京都的文學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以《西京雜記》、《洛陽伽藍記》為代表的城市筆記，和唐代以後大量出現於詩文、小說河西區中的城市書寫，都佐證了我國古代城市與文學、城市與文化關係的源遠流長。」

通過查閱國內外研究文獻，發現中國本地學者對古代城市文學的研究深度遠不及現當代城市文學的研究。對於現當代城市文化，國內外學者已經研究頗深，

例如上海都市文化、香港文化等等。但是對於古代城市的研究還遠遠不夠。至少至今並沒有多少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同時，古代城市文學文化研究的不足的現狀，有可能也會造成現當代城市文學的研究源頭上缺少了歷史的縱向對比和古今對照。

因此，筆者企圖嘗用城市的角度處理宋代筆記、詩詞歌賦這些作品，探討城與人的關係，旨在用城市發展某種文學現象或者世俗審美的流變，從這種角度去理解城市文學，展示屬於宋代人對於都城東京的時代記憶和歷史想象。同時希望通過研究古代城市與文學的關係，對現當代城市文學增加一些啟發，從某種意義上，也是打通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一種嘗試。

國內外文獻綜述：

在社會學、經濟學的範疇裏，學者周寶珠對於宋代東京城的戶籍、人口和每戶平均人數的計算方式進行統計並與宋代筆記小說中進行對比和參考。¹同時，周寶珠在《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一書中從藝術和社會學的角度考證了圖中的廣告招牌、園林景觀等城市元素。在文學文化的範疇裏，近十年來有一部分研究現當代都市文化的學者，轉向研究古代城市文化，如陳平原、王德威、陳國述等學者主編的《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西安：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開封：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其中包含趙園：《北京：城與人》、謝耐和《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等描寫城市日常生活的文章。學者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則用文學的角度描繪了開封在祭祀、占卜、婚嫁的城市生活面貌。台灣學者全漢昇學者則是對於南

¹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宋時期杭州地區的貿易、物價財政等研究頗深，關注點在於宋代坊市制度的開放與城市規模、政治管理的關係。²

1998年，美國學者Richard Lehan在《文學中的城市》認為：「城市建設與文學文本之間，有著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繫。閱讀城市可以作為另一種方式的文本閱讀，既豐富了城市本身，也豐富了城市被文學想象所描述的方式。」施堅雅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林達·約翰遜的《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海外華人所著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宋代社會經濟史論》從社會學、經濟學、建築學的角度宏觀的討論了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日本學者伊原弘則是從祭祀禮儀來看中世紀的中國城市中的皇帝權力滲透，主要是以政治的角度去分析。

前人研究現狀及不足：

對於古代都市的研究，近年來，西方學者已有不少經典之作，如施堅雅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林達·約翰遜的《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以及海外華人所著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宋代社會經濟史論》。至於都市與文學的研究，學術界主要是集中在現當代文學，例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近十年來有一部分研究都市文學的學者，也逐漸將目光放在中國古代城市與文學文化的研究上，例如陳平原、王德威等學者主編的《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但古代城市文學的研究深度遠不及現當代文學，由於古代城市文學研究的不足，現當代城市文學的研究缺少了歷史的縱向坐標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資源，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城市文學這一方面，某種意義上，出現了「斷層」現象。

² 全漢昇：〈南宋杭州的外來食料與食法〉〈宋代東京對於杭州都市文明的影響〉，《食貨半月刊》2卷3期（1946.7），頁31-34。

本文研究理論和創新之處：

本文涉及到了城市和文化的交叉處，希望以宋代都城東京為著眼點，選取北宋時期代表性的京都賦、都市詞、都市筆記小說為考察對象，探討不同文學作品下的人物以及他們所展現的都市文化。

「文學中的城市想像」³一詞最開始起源於 Richard Lehan 的《The city in literature》，作者強調文學賦予城市一種想象性的現實。國內學者陳平原評論此書：「將文學想象作為城市存在的利弊得失之編年史來閱讀。從啟蒙時代的倫敦，一直說到後現代的洛杉磯，既涉及無知城市的發展，更有關文學表現的變遷。」

本文會運用 Richard Lehan 在《文學中的城市》提出的理論，將城市文本和文學文本結合來看，開啟一種理解古代城市和理解古代文學的新方式。具體而言，我會從時人的筆記小說、文賦作品出發，同時藉助《宋史》《城市經濟史》《清明上河圖》將城市文本與文學文本比較分析，將北宋東京的政策、經濟，地理、人口、圖像（城市文本）與詩賦、筆記小說（文學文本）進行對照，探討城市背後的文化想象、歷史情懷以及當時的時代風貌。

不再拘泥於「文本細讀」的觀點去研究古代的一個詩人或其作品，而是站在一個相對多維的角度上，類似於「知人論世」的方法，在何時？在何地？什麼目的而寫作的哪種文學作品？對於當時的政治事件、文化背景、社會發展有一個全面的掌握。從城市經濟、城市政治、城市風俗的角度去看古人的生活面貌和審美風尚的流變等，並盡可能真實的展現一個古都城的生活圖景。

分析文學下的城市必然離不開城市中的人，城與人，城市下的文人心態都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本文以宋賦、宋代筆記小說、宋詩為切入點，分析異質文學

³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下的士人群體、市民群體、館閣⁴文人的不同心態，找到文學作品中凝視東京這座城市想象的不同目光，將古城開封深入到文化層面，以「文學中的城市」這一視角理解這座古都，賦予這座古城溫情與歷史想象。

文章框架：

第一部分，緣起，說明研究宋代城市文學的意義和重要性。主要通過文獻、古書補充有關「東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分析定都「東京」的原因和背後的文化。（古人「尚中」這一特點）進一步說明以「東京城」為切入點，研究宋代城市文學的重要性。

本文的第二部分（正文部分），我將著眼於宋東京城下的不同群體：士人群體、市井群像，館閣⁵文人三類人，不同社會結構下所呈現的城市生活，可以極大地豐富文學中的城市景觀和都市想象，更為全面的解讀這座城市，而不是只看到城市的某一個點或面。

受到學者梁庚堯的〈土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交織的展現〉⁶一文的啟發，結合對於北宋時期太學的興起和科舉制度的改革的思考。第一章我開始關注東京城內求學科考的士子們。這個部分，我會以少年時期，在帝都求學的太學子周邦彥為切入點，通過研究《汴都賦》的創作年代，歷史背景以及周邦彥通過《汴都賦》而升官太学正的時間線，尋找作為政治中心的東京城與士人群體寫作心態的聯繫，以此來折射，士人寫作心態以及其對於帝都的政治想象。同時，結合《宋史》，通過分析當時的政治政策、重大的歷史事件，探析東京城下的讀

⁴ 《漢語大詞典》釋「館閣」：北宋時期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院，分別掌管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物，通稱『館閣』，《卷十二，567頁》

⁵ 同上

⁶ 梁庚堯：〈土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交織的展現〉，選自《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2002年

書人是否存在過多的政治焦慮和急學躍進的風氣。最後會探討這種炫學急進之風究竟是始於北宋還是對於北宋對於前代科舉之風的遺留和繼承。

在第二章裡，我會以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這本宋代筆記文學為主要材料，這本筆記小說囊括了北宋東京城的市民群像，其中包含城市風俗、城市地理、城市生活，筆者將結合宋史、宋代經濟史和當時的時代背景，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參考《宋史》、《宋代東京研究》等歷史、經濟、社會學的書籍，去探析東京人「奢侈之風盛行」與其經濟、文化、歷史之間的關係。

第三部分，受到〈緣何嗜腥：北宋汴京使用水產的風尚〉和〈北宋中期文人集會詩歌研究〉兩篇文章的啟發，尤其是通過數據統計東京集會詩歌的唱作題材，發現東京館閣⁷文人的詩歌創作中有許多水產品和寵物的詩歌，這與當時人們的飲食風尚和審美風趣息息相關。例如梅堯臣喜好食魚肉，對於魚肉的烹煮制醬有著很多詩文。而歐陽修在東京舉行的文人集會也常常會有以食水產品、賞玩白兔為題的詩會。通過對於東京運河城市這一特殊地理位置的分析，發現運河城市的特點與時人的飲食風尚息息相關，而這又極大地激發了文人們的創作靈感。可見，文學生產、文人創作與城市發展、地理特點也是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過程中，分析是誰，在何時？在何地？為何而寫作的哪種文學作品，探究其背後的成因和意義，結合文學史的考察，對於當時的政治事件、文化背景、社會發展進行縱橫的比對分析尤為重要，因為這不僅可以豐富文學中的東京城的種種細節，還可以盡量真實的還原這座城市的多面。

⁷ 《漢語大詞典》釋「館閣」：北宋時期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院，龍圖閣等閣，分別掌管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物，通稱『館閣』，《卷十二，567頁》

正文：

緣起——為何選取北宋東京

著名學者漆俠曾經說過：「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陳寅恪先生也曾強調：「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⁸與此同時，王國維先生也曾說過：「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⁹。天水一朝、趙宋之世的文學，對於中國文學史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一篇，而宋代文學的昌盛自然離不開東京城的繁華，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商業經濟，東京城都為宋代的文學作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滋生地。

國外學者對於北宋時期開封的地位也予以肯定：

「北宋時期開封成為一個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十九世紀前，全世界可能沒有一個大城市超過它。」¹⁰

《漢語大詞典》記載，東京一詞，最初是因為隋煬帝繼位時，遷都長安至洛陽，東京最初因西漢故都是在長安東面，因此叫做「東京」，地理位置是河南洛陽。後來五代以後晉建立都城汴州，又改汴州為開封府，建號東京，後漢、後周一直到北宋都使用東京這個名稱。北宋建都東京汴梁，今在河南開封。¹¹宋代東京又稱京、東京汴梁、汴京、神京等

⁸ 陳寅恪：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

⁹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83年

¹⁰ 美.施堅雅主編，叶光庭等譯：《中國讀過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64頁。

¹¹ 《漢語大詞典》中解釋「東京」：古都名，指洛陽。即今河南省洛陽市。東漢都洛陽，因在西漢故都長安之東，故稱東京。隋煬帝即位後，自長安遷都洛陽，亦稱洛陽為「東京」。古都名。指「汴州」，即今河南省開封市。五代後晉建都汴州，改汴州為開封府，建號「東京」，五代後漢、後周以迄北宋均仍之。代指東漢。《後漢書·皇后紀序》：「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晉書·儒林傳序》：「逮於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唐劉知幾《史通·六家》：「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章炳麟《訄書·學變》：「東京」之衰，刑賞無章也。

開封市北宋都城，稱為東京，也叫東都或者汴京。開封地處黃河下游的衝積平原，地勢平坦，沒有天然險阻但是水路交通便利。「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城市內的佈局結構打破了以前坊市制時代集中設市的坊、市分離之制，里坊只作為地名或城市住宅區的稱謂，不再修築坊牆。且城市市場不僅空間區域開放擴大且商業活動也不再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可以開市到午夜，使得北宋東京開封城內出現了著名的州橋夜市、潘樓東街巷夜市。

由此可見，以北宋東京城為切入點，研究古代城市文化，對於研究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化會有所推動，甚至對文學史的研究意義重大。

第一章：東京城下的士人群體的政治焦慮

學者陶晉生在《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一書中進一步考據了北宋時人對於「士族」、「士」的定義。「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由士不自重」¹²、「士之仕於州郡者..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¹³北宋以來，廣義上來說，「士」與「士大夫」包括入仕和未入仕的讀書人，士族則是由以科舉入仕的讀書人家族。狹義的「士人」則是指沒有入仕的讀書人，例如《蘇魏公文集》中記載，孫抃在求取功名時，當地大族「頗以寒士疏公。」¹⁴筆者採用此說，以狹義的「士人」代指北求取仕途的舉人和太學生。

據史料記載，周邦彥是在元豐時期，以太學生的身份，獻《汴都賦》，神宗聽後，命之以官。而這個時間點，以及周邦彥的太學生身份，不免讓人猜測東京

¹²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四，〈送楊子聰戶曹序〉，頁 485.

¹³ 同上

¹⁴ 蘇頌：《韓魏公文集》卷五五，頁 839，孫抃墓誌。

文學下隱藏的政治目光。汴京，也就是北宋都城東京，那麼究竟作為（太學生）士人群體的周邦彥，是否想通過《汴都賦》中的東京完成「學而優則仕」的政治意圖呢？尤其帝都東京所處王幾之地，不禁讓人聯想這座城市背後，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因此，筆者希望通過考察周邦彥獻賦時間以及入學太學時間來進一步推測在士族群體筆下的東京文學，是否折射了其政治傾向？

從時間線來看，神宗熙寧四年（1091年）¹⁵，王安石創立太學三舍法，熙寧變法又為學子提供一條除科舉以外從學校入仕的道路。而周邦彥在東京求學期間正值熙寧變法年間。這場變革從熙寧二年一直持續到元豐八年，而周邦彥究竟是在哪個時間點所作《汴都賦》，則尤為重要。

《宋史》《列傳第二百三文苑六》：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疏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為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

《東都市略》：

¹⁵ 《宋史·志一百一 選舉三》：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郡據，試補外舍，齋長、諭月書其行藝於籍。行謂率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季終考於學諭，次學錄，次正，次博士，後考於長貳。歲終會其高下，書於籍，以俟復試，參驗而序進之。凡私試，孟月經義，仲月論，季月策。凡公試，初場經義，次場論策。試上舍，如省試法。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為下等，以俟省試。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紹聖中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為校書郎遷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又遷衛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為秘書監擢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真定改順昌府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六，邦彥能文章世特其詞調云。」

《宋史》中說道：

「元豐七年，令諸州無教官，則長吏選在任官上其名，而監學審其可者使兼之。元祐中，罷試法，已而論薦益眾，乃詔須命舉乃得奏。紹聖初，三省立格，中制科及進士甲第，禮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從太學上舍得第，皆不待試，餘召試兩經大義各一道，合格則授教官。」

16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宋史》記載周邦彥是在元豐初年游京師時作《汴都賦》。而在《東都事略》中所記載，周邦彥是在元豐中這個時間獻賦的。對於周邦彥的獻賦時間，這個時間點是有爭議的，而古今學者對此也各有看法。王國維在《清真先生遺事》中指出周邦彥是在元豐七年（1084）獻賦。而孫虹則在《清真先生遺事》中考證周邦彥是在元豐七年三月獻賦。而元豐七年，正值王安石變法的後期。雖然學界對於獻賦的時間點還存有爭議，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周邦彥獻賦的時間範圍是在元豐六年、元豐七年間。正值王安石變法的後期。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熙寧興學與太學變革，其實是對當時的科舉制度和士族群體有著深遠影響的。這不免讓人產生某種聯想。周邦彥的獻賦是否有著政治性的訴求呢？

¹⁶ 《宋史》：志第一百九 選舉二（科目下舉遺逸附）

近代香港學者羅忼烈在他的《清真集箋注》¹⁷中曾經提出新的見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汴都賦》頗頌新法」認為周邦彥年少時作《汴都賦》確實是有求取功名顯貴，達到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目。葉嘉瑩教授也表示支持羅忼烈的觀點。在《唐宋詞名家論稿》中提到：「周邦彥早期炫學急進。早期所作之賦是贊美歌頌，卻並不能真正代表他個人政治的理想，那是當時的風氣」。而這裡的「當時」不僅僅是時間上，更是指的空間上的都城風氣。

綜上，筆者認為少年時期在東京求學的周邦彥，也正代表的一大批帝京士子求學的心態。暴露了帝都繁華的政治風氣下，讀書人對於個人「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焦慮更甚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文人風骨。或許正是東京都城的獨特性，而滋養了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太學生、士子們炫學急進的心態，使得他們筆下的文學有了這種「當時的風氣」。

這也印證了之前的猜想，東京的都市生活經驗對士人創作心態的影響，東京的城市書寫，凝聚了過多個人仕途得失的目光，而這類讚美的文賦也反映了東京城下士人的政治焦慮以及「學而優則仕」的訴求。因此，北宋東京城裏的士子，其筆下的城市文學則更多是帶有政治意味的城市想象。

而這種「當時的風氣」卻並不是自宋以來的新面貌，而在前朝中也有遺迹可尋。南朝梁時期的任昉在《梁書》被評為「早出名」¹⁸。《南史》本傳則記錄任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後以文采獲得名聲求取仕進。¹⁹學者甘懷真更是指出，相對高門甲族子弟而言的「中低層士人」或「次等士人」，雖然具有任官資

¹⁷ 羅忼烈：「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考其歲月仕宦，殊為流落。蓋其學道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為喜。」《清真集箋注》

¹⁸ 《梁書》卷 14，〈任昉傳〉，頁 251

¹⁹ 甘懷真：《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大出版社，頁 191。

格，但是由於門第不夠顯赫，需要仰賴其他憑藉以爭取仕進。另一方面，學者毛漢光在考察唐代大士族的進士及第時，指出士族子弟藉由科舉維持其政治地位，《登科記考》一書中也發現了初唐以來山東門閥子弟利用科舉獲得任官資格，迅速掌握進身之階。

此外，毛漢光指出漢唐之間的時代風氣與取人標準有變遷。日本學者越智重明則指出以文學取人是梁陳的趨勢。「主司褒貶，實在詩賦」²⁰「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民間更是有「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唐代天寶年間，進士錄取標準由「經史取士」轉為「文賦取士」的趨勢，也是造成士人注重文學、文賦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北宋時期「急進」也算是繼承了前朝士人「早出名」的風氣，而「炫學」則是繼承了唐代以來「以文賦取士」的遺風。只不過，在北宋東京城的政治渲染下，不過是助漲了「當時的風氣」。

第二章：東京城下的市民群像——奢侈則長人精神

《東京夢華錄》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而《東京夢華錄》可以算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圖，全書北宋東京城的市井百態記載詳細，頗有研究價值，而此章旨在品位宋代東京城下的市民群像，書中的

²⁰ 學者吳宗國在《唐代科舉制度研究》一書指出以詩賦作為進士錄取的標準，在天寶年間被最終確認。

酒樓、裏巷，街道，節慶，服飾描繪眾多，為本文研究宋人的時代風貌和審美風尚提供了許多參考價值。

序中一句「侈奢則長人精神。」突出了東京城內百姓的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和豪奢之風的盛行。同時筆者認為「奢侈」二字也恰恰代表了東京市民「貴奢尚侈」的物趣和時代風貌。需要補充的是，這裡的奢侈是褒義的，由於具有「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的先天優勢，物質生產的豐富、運河文明的興起和對外來文化上的包容，使得東京這座城市具有了繁榮而昌盛，彈性而包容的特徵。因此東京也就具有了「奢侈之風」的先天條件。

「奢侈則長人精神」的另一映像，則體現在東京百姓日常的競爭比美的細節中。筆者通過文獻檢索，搜索「爭」、「競」、「奢侈」等詞作出如下的數據統計：

	出處	原文	場景
爭	序	八荒爭湊，萬國咸通	東京城
爭	序	寶馬爭馳與御路	寶馬爭馳御路
爭	第五卷	鬥爭公事	衙門
爭	第五卷	爭拾穀豆	婚宴
爭	第五卷	爭先後對拜畢	婚宴
爭	第五卷	眾爭扯小片	婚宴
爭	第五卷	爭送粟米炭醋之類	送禮
爭	第五卷	婦人爭取食之	孕婦爭棗
爭	第六卷	市井兒爭獻口號	大朝會
爭	第六卷	光彩爭華	寺廟燈燭
爭	第六卷	都人爭先出城探春	春遊
爭	第六卷	萬花爭出	金明池美景
爭	第七卷	爭標錫宴	瓊林苑爭標
爭	第七卷	爭標作樂	瓊林苑爭標
爭	第七卷	觀看爭標	瓊林苑爭標
爭	第七卷	萬騎爭馳	賽馬

爭	第七卷	小龍船爭先團轉翔舞	龍舟競渡
爭	第七卷	各三次爭標而止	龍舟競渡
爭	第七卷	綴球子兩朋爭佔	爭毬遊戲
爭	第七卷	右朋向前爭佔	爭球遊戲
爭	第八卷	東華門爭先供進	佛誕獻送
爭	第八卷	夜五更爭燒頭爐香	佛誕獻送
爭	第八卷	夜半起以爭先者	佛誕獻送
爭	第八卷	爭以侈靡相向。	里巷妓館
爭	第八卷	市人爭飲	中秋節飲酒
爭	第八卷	民間爭佔酒樓玩月	中秋爭佔酒樓
爭	第九卷	少年豪俊爭以寶具供送	送禮
爭	第十卷	有四紅巾者爭先緣索而上，捷得金雞紅幡，則山呼謝恩訖。	犯人爭特赦
奢侈	序	奢侈則長人精神	東京城
奢侈	第四卷	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	飲食奢侈
競	序	雕車競駐於天街	車競駐於天街
競	第四卷	繡額珠簾，巧制新妝，競夸華麗，	珠簾樣式競華麗
競	第七卷	金帶勒帛之類結束，競逞鮮新	服飾競新穎
競	第七卷	諸小船競詣奧屋	龍舟競渡
競	第七卷	呵喝馳驟競逞駿逸。	少年競風流

通過上述表格，我們可以發現，描寫東京百姓攀比競賽的場景之多，總共出現 37 處。如按場景可劃分為佛誕爭相獻禮、龍舟競渡、爭標、競爭遊戲、賽馬、比美等等。如果按照出現次數分類，「爭」字在正文中出現次數最多，共 29 次，

序中出現 2 次；「競」字共出現 5 次，其中序中出現 1 次；「奢侈」二字在正文中出現 1 次，在序出現 1 次。

其中提到京師酒店攀比在門口懸掛燭燈的場景就出現了 4 處，而宋代對於蠟燭的使用，據《宋會稽輯稿》中記載，宋代宮廷的蠟燭「秉燭每條四百文，常料燭每條一百五十文」，作為消耗品的蠟燭，每條一百五十文。而一晚上通宵點蠟燭，則至少需要三四根。根據《宋史·藝文志》記載，歐陽修曾經在《歸田錄》中批評了寇準使用蠟燭過於奢侈的生活，「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²¹《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的東京酒樓門口懸掛的懸掛的烛灯光彩爭華，燈燭熒煌。元宵花燈會，酒樓懸掛的燈籠，「每常駕出有紅紗帖金燭籠二百對，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燈」都需要用到蠟燭。由此可見，都人點蠟燭可謂奢侈。

此外還有樓外懸掛珠簾做工花紋，也要相互攀比著，巧制新妝，競誇華麗；甚至是金明池前的景色都要爭奇鬥艷。不僅如此，就連人們衣服飾品採用金帶勒帛之類，樣式也要競逞鮮新，還有少年狎客騎馬的場景，競逞風流俊美的畫面也比比皆是。由此可見，東京城內尚精緻，貴奢侈的成為一時風氣，甚至成為了宋民的生活意趣，而這種奢侈精神就在東京城內的市井群像中，從衣服樣式到珠簾掛旗也要競豪奢的細節中一一體現。如下圖所示《清明上河圖》²²中就呈現了這樣的景象。

²¹ 歐陽修：《歸田錄》，宋史·藝文志

²² 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故畫 001606N0000000000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 卷 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城市的高度發達所造就的這種奢靡精神也正正代表著當時人們的物質品質和市民生活的新變。競技鬥爭之風所代表的也正是物質文明昌盛下一種新興的，俗文化的覺醒。因為這滿足了東京城內人們的精神娛樂和物趣追求。像《東京夢華錄》這樣以精緻的市民生活細節為骨肉，書寫東京市民群像的生活、習俗、愛好，所折射的正是宋代生活的富足以及汴京的時代風貌。

第三章：館閣文人的風雅和物趣—「魚」「蟹」「兔」入詩

此部分筆者研究的對象是主要是北宋汴京的館²³閣文人。北宋時期文人交游活動十分盛行，根據《北宋中期文人集會詩文研究》一文發現，宋代館閣文人集會十分普遍。例如1058年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兼任龍圖閣學士、1058-1060梅堯臣任國子監直講、任館閣校勘。1058-1061，韓琦直集賢院學士、昭文館大學士。²⁴他們都是館閣文人的代表。筆者認為館閣文人在汴京舉行的集會對於筆者了解宋代東京文人的活動便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筆者通過《全宋詩》選取出北宋

²³ 《漢語大詞典》釋「館閣」：北宋時期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院，龍圖閣等閣，分別掌管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物，通稱『館閣』，《卷十二，567頁》

²⁴ 《歐陽修年譜》，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宋史·列傳第二百二文苑五·梅堯臣》，《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韓琦集賢院學士，升任宰相》

時期，東京城內文人聚會所創作的詩選，可以發現，如下圖表格所示，在汴京的集會詩中，除去送別詩和聚會飲酒的詩歌外，以「魚」、「鱉」、「蟹」類的水產品的詩歌比例眾多，共8首。以賞「白兔」為題賦詩，又有8首。此外，還有梅堯臣²⁵於東京所作的〈和答韓子華餉子魚〉一首²⁶和《蘇詩補註》中蘇軾在東京都城所作的〈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一首²⁷，共計18首。如下表所示。

北宋汴京文人聚會活動

地點	時間	集會活動	詩文作品
汴京	1051年	食魚之會	梅堯臣《設膾示坐客》 劉敞《答聖俞設膾示客》 劉頌《和聖俞食膾歌》 韓維《聽江十誦設膾詩戲簡聖俞》
汴京	1053年	觀館中題壁	《和鄰幾館宿觀伯鎮題壁有作》
汴京	1054年	寒夜會飲	《和永叔小飲懷同州江十學士》 《與子華、原父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汴京	1055年	內直小飲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汴京	1056年	食車螯賦詩	歐陽修《初步食車螯》 梅堯臣《永叔請賦車螯》 王安石《車螯二首》 韓維《又賦京師初食車螯》
汴京	1056年	醉酒賞兔	歐陽修 ²⁸ 《白兔》 梅堯臣《重賦白兔》《永叔白兔》

²⁵ 《宋史.列傳第二百二文苑五。梅堯臣》

²⁶ 載《全宋詩》第5冊，頁2935。

²⁷ 載《全宋詩》第14冊，頁9391。（根據《蘇詩補註》，此詩應作於元祐(1086-1094)初年，當時蘇軾正身處汴京）

²⁸ 《歐陽修年譜》，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蘇洵《歐陽永叔白兔》 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 劉敞《題永叔白兔同貢甫作》 劉頌《古詩詠歐陽永叔家白兔》 韓維《賦永叔家白兔》
汴京	1056 年	餞別裴煜	歐陽修《送裴如晦之吳江》 王安石《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
唐書局	1059 年	聚飲唐書局	歐陽修《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韻》、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並簡梅聖俞之作》 梅堯臣《唐書局叢莽中得芸香一本》
梅堯臣家	1059 年	重阳宴饮	梅堯臣《九日永叔長文原甫景仁鄰幾持國過飲》
韓琦家	1065 年	韓琦家宴	韓琦 ²⁹ 《乙巳重九》 蘇洵《九日和韓公》
汴京	1069 年	館閣同僚餞 別曾鞏	蘇軾《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車螯、白兔作為飲食和玩物，被文人們作為詩歌的描寫對象，且數量眾多，可以看出宋代文人生活中的休閒與享玩精神，或許這是這種都市生活的繁盛促進了宋代文學中雅俗共賞，追求物趣的審美走向。使得宋代的文學走向了生活化，換句話說，或許也是文人的生活雅趣成為宋代文學的創新源泉。

以梅堯臣的〈永叔請賦車螯〉一詩為例：

素唇紫錦背，漿味壓蚶菜。海客穿海沙，拾貯寒潮退。王都有美醞，此物實當對。相去三千里，貴力致以配。翰林文章宗，炙鮮尤所愛。旋坼旋沽飲酒船如落埭。殊非北人宜，肥羊噉鬱塊。³⁰

²⁹ 《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韓琦集賢院學士，升任宰相》

³⁰ 梅堯臣〈永叔請賦車螯〉，載《全宋詩》第 5 冊，頁 2935

車螯³¹屬於海產品的一種，類似蛤蜊，璀璨如玉，肉可以食用，殼可以入藥，自古以來就是海味珍品。由梅堯臣詩中「翰林文章宗，炙鮮尤所愛」可見當時的文人對於這類海產品是十分喜愛的，而這類魚蝦蟹水產品也因為汴京「八荒爭湊，萬國閑通」的地理優勢而受到汴京文人的喜愛，形成美酒配車螯，並以此賦詩的獨特的風尚。就汴京文人的飲食當時而言，口腹享受也是作詩的一大樂趣，特別是對於鮮美水產品的喜愛，以及對於此類新鮮事物的追求，也是當時文人們對於飲食追求的體現。

而歐陽修的〈初食車螯〉一詩，從「豈惟貴公侯，閨巷飽魚蝦」，點出東京城上到顯貴，下到平民都有吃水產品的風俗，也正貼合北宋經濟型社會的富足。東京，又稱汴京。本在北方，卻可以吃到許多水產品海產品的便利和物質上的富足，在〈緣何嗜腥：北宋汴京使用水產的風尚〉一文中，有學者曾經提出，城市本身的變化對於飲食文化之間的影響這一觀點，認為從城市發展角度來看飲食文化或是從飲食風尚來看城市發展都是文學史所需要注意的命題。同樣是「汴京」，宋代的東京城內魚蝦盛行，而到了清代「汴中無魚」「汴城無水味，蟹尤難致，一枚例索錢五十文」的變化，³²也可以看出文人們食用水產的風尚是與東京這座城市的繁榮以及北宋物质昌盛的時代風貌息息相關的。

再例如在歐陽修家舉辦的聚會裡，文人們醉酒賞兔，歐陽修作詩《白兔》「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沾席。」歐陽修以白兔主人自喻，兔子作為寵物而不是食物，「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笼玉為食」。一邊邀請文人們飲酒作詩，一邊賞玩白兔，並將白兔入詩，有了梅堯臣的《重賦白兔》和《永叔白兔》³³、蘇

³¹ 《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啟》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土，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鷺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³² 蔡崇禧：〈緣何嗜腥：北宋汴京使用水產的風尚〉，載《中國飲食文化》，11卷1期，2015年

³³ 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00頁。

洵的《歐陽永叔白兔》³⁴、王安石的《信都公家白兔》、劉敞的《題永叔白兔同貢甫作》、韓維《賦永叔家白兔》還有劉頌的《古詩詠歐陽永叔家白兔》共八首³⁵。由此可見，在東京文人的交往中，互相贈詩給愛寵也是交遊聚會的一大樂趣。白兔作為愛寵不僅僅代表自身品德，同時還可以一邊觀賞觀賞一邊作詩飲酒，自創新的樂趣，而別有一番風雅。

其實宋人養寵物作為一時風尚十分普遍，在《東京夢華錄》第三卷中我們可以看到宋代東京城已經出現專門的寵物市場，「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³⁶市井之中，會有一些貓狗兔的玩寵售賣，養寵物也是一時的流行，如下圖所示，清明上河圖³⁷中就有描繪汴河旁邊售賣寵物、魚蝦水產品的市場風貌。



³⁴ 蘇洵<歐陽永叔白兔>載《嘉佑集箋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³⁵ 章文明，<北宋中期文人集會詩研究>，廣西師範學院，2012

³⁶ 孟元老著，楊羽編著：《東京夢華錄》第三卷，瀋陽市：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

³⁷ 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收錄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卷

同時，歐陽修、韓維、梅堯臣這些文人大家對於這種具體的事物的描寫，並將這種飲食的具體之物融入了詩歌的創作，也代表著東京文人將生活細節與詩歌相融的雅趣和風流。從這些車螯賦中也可以看出，對於食物的烹調方式、食用方法、水產品來源以及如何食用佐酒风味最佳，都有著相當細緻的研究和描寫，從詩文中隨處可見文人們對於飲食的精緻追求，和新鮮事物的愛好，或許這中物趣的追求和審美也是汴京文人以小見大的文風形成原因之一吧。

總結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宋代是一個物質極為昌盛的時期，孟元老筆下有這樣一段描述：

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盃之類。其果子菜蔬，無非精潔。若別要下酒，即使人外買軟羊、龜背、大小骨、諸色包子、玉板鮓、生削巴子、瓜薑之類。（《東京夢華錄，第四卷》

東京士庶飲食用度極為講究，正店酒樓的果子種類繁多，東京城的都人吃酒種類繁多，五花八門，其中碗筷講究精緻，果盤品種豐富，「即銀近百兩」一頓飲酒下來，花費近百兩，可見東京人飲食精緻而奢侈的風氣。

不管是前面所提到的市民們生活中的奢侈之風還是此處提到的文人生活的賞花、賦詩這樣的雅趣，都代表了北宋東京人的生活物趣和雅俗共賞的包容。這種精緻到飲食用度的生活細節，恰恰反映了宋人對於物質生活的講究和賞玩趣味，從美學角度上講，這也算是東京人骨子裡的風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北宋東京城的市民對物質的生活追求，才形成了宋代文學雅俗共賞的現

象。北宋東京不僅是政治的城市，文學的城市也是生活的城市。咏魚詩、咏兔詩代表了宋代文人骨子裡的生活美學。而東京城內百姓對物質的奢侈精神同樣代表了宋人的生活風尚。

正如孟元老所言「八荒爭湊，萬國咸通」，由此可見，多維正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特點。同時，汴京是座典型的開放城市，各個群體表現出極大的寬容，雅俗文化皆在這裡與相互融合，並交織了開放而奢侈、儒雅而風流的東京文明。北宋東京文明雖然沒有唐代長安文化那種向外發散擴展的剛性，卻擁有了宋型文化所特有的彈性和包容。正因為如此，儒、道、佛等哲學思想才會在東京參融共處，市民、士族、文人、皇權政治才能相互交融共生，儒雅的士林文化與通俗的市井文化才會在東京相得益彰，詩詞樂舞等文藝形式才會在東京全面興盛。不同的人在東京這座都城的滋養中形成了北宋的獨有的時代風貌。而東京文化這種會通整合的發展態勢也使得宋型文化、思想不斷交融碰撞，學術、文藝兼容互補、雅俗共賞。

本文聚焦於東京城，通過對士族群體、市民群像、文人生活的比較，發現了一個更為全面的宋代都城，作為政治中心，科舉制度改革下的士族群體「學而優則仕」仕途焦慮；作為經濟中心，八國開通、汴河城市的優越環境下的盛行的奢侈精神；也有文人墨客以飲食、寵物入詩的物趣和風雅。這座北宋都城從不是靜止的，單一的，宋代不只有著平淡之美，格物致知的思想，還有百姓精緻而奢侈的一面，文人風雅風流的一面，士族學子急學躍進的一面。本文所想要呈現的北宋東京城是動態的，多維的，正如清明上河圖一般鮮活的運河城市還有北宋東京人的時代風貌和歷史記憶。

研究不足與反思

本文選取的對象主要是士人群體、東京市民以及館閣³⁸文人三個群體，全部是通過男性群體來分析北宋都城的人文生活，因此對於北宋東京城的城市風貌不夠全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能繼續擴展到歌妓與歌詞、京城名媛生活、女子婚嫁習俗這些城市生活下的女性角色中，相信於東京這座城市風貌的展現會更為客觀和多維，例如「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看北宋歌妓對詞的傳播》或者是《分析李清照《打馬賦》——看宋代東京名媛的競技生活風尚》等都可作為進一步研究方向。

此外，本文是城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交叉範圍，而城市的發展與朝代更替也息息相關，如果能以時間跨度，縱向分析東京這座城市的演變規律及其審美思想的變化會更好，例如比較宋清小說中關於東京城市建築描寫的異同，探究城市演變中的美學流變等。筆者嘗試比較東京文人創作的詩賦和筆記小說，但部分詩作沒有明確的時間導致尚未發現明晰的變化趨勢且不同文人的來京時間、居留時長、求學經歷不同這些變量，對於城市演變和審美思想的變化形成諸多幹擾，也會使得文章失焦。所有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方法縱向比較分析，這也是本文的一大不足。

³⁸ 《漢語大詞典》釋「館閣」：北宋時期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和秘院，龍圖閣等閣，分別掌管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物，通稱『館閣』，《卷十二，567頁》

參考資料

一、學術著作：

- 陳平原，王德威：《開封：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陳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陳平原，王德威：《西安：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傅璇琮：《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美}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
- 甘懷真：《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大出版社，2012年
- 孟元老著，楊羽編著：《東京夢華錄》，瀋陽市：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102，民九十。
- 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文學遺產》第3期，1994年
-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 周薇：《運河城市與市民文化》，淮上文叢，上海三聯書店。
- 周寶珠：《宋代東京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二、學術期刊：

- 蔡崇禧：<緣何嗜腥：北宋汴京使用水產的風尚>，載《中國飲食文化》，11卷1期，2015年
- 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
- 梁庚堯：<土人在城市：南宋學校與科舉文化交織的展現>，選自《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2002年。
- {美} 奚如谷：<皇后、葬禮、油餅與豬>——《東京夢華錄》和都市文學的興起》收錄於《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節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197-218。
- 章文明：<北宋中期文人集會詩研究>，廣西師範學院，2012。
- 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900。

三、網絡檢索工具庫：

漢語大詞典 <http://www.ivantsoi.com/hydcd/search.html>

中國哲學電子書計劃:<https://ctext.org/zh>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中國古籍庫》：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tc/collection/chi-rarebook>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搜韻》：<https://sou-yun.cn/>

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http://www.cckf.org/zh/sino/00105>

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系統收錄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卷